讀書錄 九之十一 五

日本政府圖書
漢書門
二五一六 號
一九一 函
一二 架
九 冊
內閣文庫
漢書 類
二五一六 號
九 冊
二九九 函
一〇 架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516
冊數 9（5）
函號 299 61
共九本

讀書録卷之九

薛文清公全集卷之九

擧天地萬物皆物也天地萬物之理其則也

無物不有無時不然此言宜時時深體之

無極而太極天地本然之性也陰陽太極氣質之性也天地本然之性就氣質中指出不雜者言之氣質之性即本然之性墮在氣質中者初非二性也

雷霆風雨參錯交動於下而太虚之本體自若萬事萬變紛紜膠擾於外而吾心之本體自如

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道者進為之方如學問思辨博文約禮之類是也循此而進

淺草文庫

潜翫積久則有自得之妙不循此而進徒事于記誦辭章之末欲求自得之妙難矣

書載堯舜之行事皆先徳行而後事功事功之大者莫大于用人之一事観諸二典可見矣

有物有則于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見之

陳仲子亡親戚君臣上下其廉為小節釋氏滅天理亡人倫以潔其身果何道哉

敬之詩曰學有緝熙于光明則成王之學日進于高明矣

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者元亨誠之通寂然不動者利

貞誠之復元亨利貞亦于人心見之

観敬之詩成王真得傳心之學者也

視箴曰蔽交于前其中則遷所謂蔽者非止謂非禮之色凡見一切可好之物目逐之而動者皆是也

讀西銘如見天之大

為學第一在變化氣質不然只是講説耳

西銘自乾父坤母至兄弟顛連而無告者二節皆状仁之體自于時保之至沒吾寧也皆求仁之方

余病頭風久不敢讀書因念克伐怨欲不行可以為難之語原憲之學尚未至于仁况未至於憲之學

者可不勉乎

聴人之言便識其學之淺深

聖人之慱慱而約以其有此理也衆人之慱但務聞見之廣而不察其理之有無此所以異于聖人之慱也

好為怪異不経之談者不明理也

朱子小學一書理與事而已内篇之立教明倫敬身通論言其理也稽古之立教明倫敬身通論實之以事也外篇嘉言之廣立教明倫敬身又以理言也善行實立教明倫敬身又實之以事也然理精

也本也事粗也末也本末精粗一以貫之其小學之書乎

先儒月映萬川之喩最好喩蓋萬川總是一月光萬物統體一太極也川川各具一月光物物各具一太極也其統體之太極即各具之一本其各具之太極即全體之萬殊非有二太極也

推之於前不見其始引之於後不見其終此所謂動静無端陰陽無始也

仁義禮智信五字括盡小學一書亦括盡五経四書

人纔動即有差故君子慎動

見理明則處事熟如庖丁解牛矣
太極中涵陰陽五行男女萬物之理體用一原也陰陽五行男女萬物具太極之理顯微無間也
沖漠無朕之中而萬象森然已具體用一原也即事即物而理無不在顯微無間也
體用一原顯微無間見道器合一之妙
周子太極圖畫出理氣示人
體用一原顯微無間動靜無端陰陽無始其大無外其小無内非知道者孰能知之
周子太極圖説字字貼在圖上朱子解亦然

聖人言性與天道惟於賛易極言之耳平白與門人言者極少
道以渾淪言之義以條理言之
孔子弟子知孔子者不過顔曾二子其次惟子貢庶幾焉
張子曰富有者大無外日新者久無窮其旨深矣
自矜自伐者皆不能克有已之私也
大而無外天道之於穆也久而無窮天道之不已也
動靜者陰陽也所以動靜者太極也蓋太極有動之理故動而生陽太極有靜之理故靜而生陰

天地公共之理人得之為性人能盡其性是亦公共之理耳無可矜伐者故程子曰達理則樂天而不競内充則退讓而不矜

在在處處時時刻刻事事物物皆道也須要識得

聖人之言如著龜曰吉則吉曰凶則凶

禮樂只在進反之間蓋進而盈溢樂也以反為文退而收斂禮也以進為文

惟正足以服人

孔子微辭與義多在繫辭伊川微辭與義多在易傳

德是得于心行是德之見于事者如仁義禮智德也

仁形于孝親義形于事君禮形于長幼智形于夫婦之類皆行也

治夷狄之法只當謹守疆場勿使侵軼而已窮治不已必為中國患如秦皇漢武是也

二十三四夜深時月初出東方其終魄于東之光比未望載魄之光尤光明者蓋初升之日光尤甚西下之日色故其光明如此

舍五經四書與周程張朱之書不讀而讀他書者是猶惡觀泰山而喜丘垤也

聖人不怨天不尤人心地多少灑落自在常人纔與

人不合即尤人纔不得于天即怨天其心忿忮勞擾無一時之寧泰與聖人之心何啻霄壤

必上達乃有天知之妙

中庸言知天地之化育是聖人之心與天為一論語言知我者其天乎是天與聖人之心為一

學者多以言語觀聖人而不察其天理流行之實有不待言而顯者是以徒得其言而不得其所以言蓋能得其所以言則于聖人之言仁便知聖人身上何者是仁言義便知聖人身上何者是義以至聖人凡所言之理皆于聖人身上求其實則天理流行之實有不待言而著者可默識矣

宋儒亦有流于禪者不可不察

偶見一伶人于三層卓上頭頂一小童可謂危矣因嘆自喩曰此伶此童此際俱無邪心何也以恐懼之心勝也賤技且然君子學道必常存戒懼之心如處至危之地斯無邪心矣苟安于怠惰放肆則無限之邪心竊從而生矣

處事識為先斷次之

當大任有一毫私心人必見之

人不自知其過者不明也

作官常知不能盡其職則過人遠矣

處大事不宜大厲聲色付之當然可也

以己之欲知人之欲亦猶是以己之勞知人之勞亦猶是當推以同之

省察存養不可毫髮間斷

作官一事不可苟

朱子曰觀其始合之不正知其終之有叛蓋人之相交始合不以正欲其無隋于終者難矣故交在謹始

人以說而動未有不失其正者

礎潤而天雨霜降而鐘鳴氣類相感也

心無妄思言無妄言身無妄動妄淳有差故有差者皆妄也無妄之義大矣

道無待于言而着無非道也識者鮮矣

人譽之使無可譽之實不可為之加喜人毀之使無可毀之實不可為之加戚惟篤于自信而已

人之自立當斷于心若實見得是當決意為之不可因人言以前却而易其守

纔呼即吸纔吸即呼無纖毫之間陰陽消息亦然天人之理一也

察于安危寧于禍福謹于去就莫之能害也莊生之
言亦可取
輕言則人厭故謹言為自脩之要
靜可以制動
大者弗察掇拾小者以為之不知類甚矣
人真實有命不可以僥倖易其守
心有開時開時見是理無物不有無時不然塞時則
不見矣故為學要時時提醒此心勿令昏塞
孔子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是皆一定之理君子知
之故行義以俟命小人不知故行險以僥倖

為治遠者大者不務而近小是急衆人之見也
為政須通經有學術者不學無術雖有小能不達太
體所謂不過胥吏法律之事爾
識量大則毀譽欣戚不足以動其中
必能忍人不能忍之觸忤斯能為人不能為之事功
人不知而不慍最為難事今人少被人侮慢即有不
平之意是誠德之未至也
一念之善景星慶雲一念之惡烈風疾雨
恒人不可與言上正猶徐無鬼武侯之對也
許魯齋曰世間巧拙俱相半不許區區智力爭此言

宜念

劉靖脩高士也百世之下聞其風者莫不為之興起
誠足以廉頑立懦

側媚小人惟滑是務不自知其可賤也

劉靖脩有鳳凰翔于千仞之氣象

未同而與言古人所深耻

要當渾厚中有分辨者在乃可

莫是天理民彝不可泯滅

立得脚定却須寛和以處之

但當自求所未至者知不知在人我何與焉

法者輔治之具當以教化為先

習於見聞之久則事之雖非者亦莫覺其非矣

所貴於智者為能別賢否分是非也是非賢否不能
辨焉足以言智

舉萬物莫能當其過人遠矣

昔周子惟程珦知之宜其生二程為道學之宗也

千萬人一人宜其識非常人所及

止末作禁游民所以斂財利之源省妄費去冗食所
以裕財利之用

聖賢惡異端為其陷人心耗財用貽害之大

財出于民、費用廣則財不足、財不足則賦歛重、賦歛重則民窮、民窮則力竭、力竭則本搖矣

伍舉曰私欲弘侈則德義鮮少、德義不行則近者騷離、遠者違距、亦名言也

無深遠之慮、樂淺近之事者、恒人也

其何能淑、載胥及溺、詩之意深遠矣、非孟子孰能知之

無妄語、入誠之門、深宜體此

與人言宜和氣從容、氣忿則不平、色厲則取怨

民至愚而神、不可欺也、惟至誠足以動之

中立自謂從明道之久、未嘗見其有暴厲之容、宜觀明道之氣象

德冠古今、功滿天下、皆分內事、與人一毫殊不相干、何矜伐之有

進將有為、退必自脩、君子出處、惟此二事

記曾點之言、志獨詳其本末、亦見道之大意者歟

宋鑑取予是非未當者多、讀者宜自謹擇

顏子為仁之效、天下歸仁、仲弓為仁之效、邦家無怨、其大小可見

漢初君臣大抵尚詐、如躡足封信、蕭何賤市民田、漢

祖詐遊雲夢之類此其為雜霸之治

人有以自樂則窮通為一

太史公作屈平傳有感而然也

太史公作賈誼傳不載治安策載弔屈原鵩鳥賦亦

有感而然

漢法去秦無幾觀武帝時可見

天地上下同流是乾道變化萬物各得其所是各正

性命

為學只要分理欲二字

程子言惡亦不可不謂性也此指理在氣中者言

性惡則專主氣言故有不同

孔子因堯舜三代之遺典故得以删述賛脩朱子因

濂洛諸儒之遺論故得以折衷去取

堯舜之道非孔子無以明濂洛之道非朱子無以發

周子程子張子之學非得朱子為之發明後世紛

紛莫知所定論矣

理無形也假象以顯義易卦太極圖皆然

使堯舜禹湯文武周孔顔曾思孟周程張朱之道昭

然明于萬世而異端邪説莫能雜者朱子之功也

韓子謂孟子之功不在禹下余亦謂朱子之功不

在孟子下

氣有消息理無窮盡

理無方體無窮盡

朱子門人陳北溪論理切實

程子曰在物為理處物為義陳北溪曰理是在物當然之理義所以處此理

行道而有得于心之謂德不但動時如此雖静而有得于心即所謂德默而存之有得于心非所謂德乎

非禮勿視聴言動便是克己視聴言動之合禮處便是復禮

程子曰不仁者無所知覺指知覺為仁則不可竊疑知覺之所以能知覺者由生理之流行而無間也生理是仁知覺是智如人一身生理周流無間是仁有是仁方能知覺痛痒生理不周流則不仁不仁則不知痛痒所謂手足痿痺不仁也

仁則滿腔是惻隠之心故有知覺不仁則此心頑然無知覺矣

知覺不可訓仁所以能知覺者仁也

體言理用言象體用一源言理而象在其中顕言象

微言理。顯微無間。以象言而理在其中。

天以一理賦與萬物。人得其全。物得其偏。于全之中又有氣質昏明強弱之不齊。惟生知上聖氣淳其清。于全者無所蔽。中人以下則氣質昏濁。而全者不能無蔽。與物之偏者無異。人有近于物者。物於偏之中又有得其一端之明者。如雎鳩有別。蜂蟻君臣之類。此物有近于人者。但物之氣質之偏終為所拘。不能通乎理之全。惟人能變化氣質則有可通之理。故張子曰。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

不知言則無以知人。蓋知言則理明于人之賢否邈情如鑑之照物。

臨川吳氏曰。太極無動靜。故朱子釋太極圖曰。太極之有動靜是天命之流行也。此是為周子分解太極不當言動靜。以天命有流行故只得以動靜言。竊謂天命即天道也。天道兼太極乎。天命既有流行。太極豈無動靜乎。朱子曰。太極本然之妙也。動靜所乘之機也。是則動靜雖屬陰陽。而所以能動靜者實太極為之也。使太極無動靜則為枯寂無用之物。又焉能為造化之樞紐。品彙之根柢乎。以

是而觀則太極能爲動靜也明矣

宋高宗中興之主陳少陽岳飛皆死于讒佞信用汪黄秦檜之奸邪其不亡者幸而已

水火木金土五行雖各具一性却總是一箇太極之理但五行之氣各有所偏故所得不全耳如普照萬物總是一箇日光而得其光者有偏全由物有大小不同而日光則本無不全也朱子所謂五行各一其性而太極渾然之全體無不各具於一物之中而性無不在者此也

宋徽宗崇道教眞宗啓之也其效可見矣

語大天下莫能載萬物統體一太極也語小天下莫能破萬物各具一太極也

戰國之時擧世趨利而孟子言仁義是以所如不合

性如水水本清被泥沙濁了便濁了也只得謂之水性本善被氣質夾雜惡了便惡了也只得謂之性故程子曰惡亦不可不謂之性者此也

人心無一毫私意便與天地萬物之理相合爲一

聖人敎人只是文行忠信未嘗極論高遠

敎人言理太高使人無可依據聖人未嘗輕以理之本原語人也

讀書録卷之九終

讀書録卷之十

薛文清公全集卷之十上

在天為命在人為性一而二二而一者也

理無空缺與人心之性渾合無間

敬以直内之語自夫子始發之至程朱發明其義無餘藴矣

陽動之時太極在陽中陰静之時太極在陰中以至天地萬物無所不在此理不雜乎氣亦不離乎氣也

太極圖上一圈之中冲漠無朕而陰陽五行男女萬物之象已具所謂體用一源也陰陽五行男女萬

物而太極之理隨在所謂顯微無間也

程子曰以小人貪求不已之心移於進德則何善如之此即孟子所謂求有益于得者求在已者也

董卓郿塢之金亦愚矣哉身行不義自斃而已其能有之乎

治亂無不自微至大者復姤初爻可見

惡由微以至大坤之初六可見

尚義則道日長尚利則道日消天下治忽分焉

朱子超然遠引當時小人方款以利祿輕重之是何異鴟鴉得腐鼠而嚇鵷鸞也

滔滔趨利之勢不已必至于亂非聖賢孰能救之此孟子之書首言仁義以拔本塞源也

人已一也浚人之脂膏以自肥何其不仁如是哉

姤一陰生于下群陽不能自立君子謹之

夏月陽氣充盛萬物暢茂嘉美之會也

春秋最重民力凡有興作小大必書聖人仁民之意深矣

秦惡聞其過而亡漢好謀能聽而興豈非千古之永鑑

天理本順而自逆之是故惡夫鑿者

烏知擇巣人不知擇所處可以人而不如烏乎
南宋之君大抵無剛明者雖朱子之賢不能用群姦
得志終至僨國豈非後世之鑑
昭烈孔明抑于史筆之不公至朱子綱目然後大義
明于萬世
朱子楚詞集註成于晩年所感者深矣
元劉靖脩不屑就其意微矣
司馬公勸仁宗建儲一事可謂大忠
忠臣事君視天下猶一家非為身謀也
聖賢之言專務明理不尚文彩然理明辭順自無不
文常人之言專尚文彩理茍未明文亦何用
萬物美惡精粗不齊者皆氣之為也
耳目口鼻小體也皆能知聲色臭味心大體也反不
能知義理是非惑莫大焉
或問太虚程子曰亦無虚遂指虚曰皆是理安得謂
之虚天下無實于理者朱子曰天下之理至虚之
中有至實者存至無之中有至有者存夫理者寓
于至有之中不可以目擊而指數也觀程朱之言
可以知道矣
萬事差錯只是是非顛倒

人欲肆而羞惡之心亡矣

人猶知論人之是非而已之是非則不知也

吮癰舐痔而得車多者小人之無恥也

朱子曰程子言仁本末甚備今撮其要不過數言蓋曰仁者生之性也而愛其情也孝弟其用也公者所以體仁猶克己復禮爲仁也學者於前之三言者可以識仁之名義於後一言可以知用力之方矣

因默念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竊以繼成皆以氣言貼陰陽字說善性皆以理言貼道字說及檢陳北溪性理字義與鄙意合因志之

朱子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太極也繼之者善生生不已之意屬陽成之者性各正性命之意屬陰陰陽之外無一物繼善成性無須臾止息

往年在湖南常行沅州北澗谷中霧雨蒸濕及登高山絶頂則日光晴霽俯視沅州城郭及衆山之低小者雲氣溪繞往來其間映如奔馬開闔萬變是時必雨於其下矣以是知雲氣最低方雲合而雨之時日在雲上未嘗不光霽也

天最高日月星辰次之雲氣最低凡雲氣皆在日月星辰之下以是知其最低也

邵子曰乾四十八而四分之一分為所剋之陰也蓋自乾至泰乾夬大有大壮小畜需大畜泰凡八卦共四十八爻分作四分毎分十二爻其三分三十六陽爻其一分十二陰爻也又自坤四十八而四分之一分為所剋之陽也蓋自坤至否坤剥比觀豫晋萃否凡八卦共四十八爻分作四分毎分十二爻其三分三十六陰爻其一分十二陽爻也

忠如水之源恕如水之流一箇忠做出百千箇恕来一箇源流出千百道水来即忠恕而一貫之旨明矣自然體立用行者聖人之忠恕也盡己推己者

學者之忠恕也曾子言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非謂學者盡己為忠推己為恕也姑借忠以明一之體借恕以明貫之用故知盡己推己其施無窮則知一貫之理不盡矣

中庸之忠恕乃學者盡己推己之正名即程子所謂動以人也論語之忠恕乃聖人自然之忠恕即程子所謂動以天也

太極圖見天人合一之妙

太史公言漢武帝譴死鈎弋夫人與凡有子之嬪御為能杜絶後来之女亂是則然矣亦非仁者之心

也誠使家法嚴倫理明則後世之女亂非所憂也如文王之脩身齊家以及天下歟使萬物皆得其所何至不仁如是乎

張子曰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良能是其自然能伸能屈之妙朱子曰鬼者陰之靈神者陽之靈靈即謂良能也

天地之開闔世運之興衰日月之往来晝夜之變化寒暑之推遷萬物之始終皆陰陽之氣屈伸消息為之主此鬼神所以體物而不可遺者也

海水是衆水之聚與山澤通氣有源之水不同嘗聞海上居人海水味鹹其海中山島井泉之水却甘以是知海水與有源之水不同

陰陽不在五行外太極亦豈在陰陽外所謂精粗本末無彼此也

周子言男女而萬物在其中言萬物而男女在其内互文也

魏公子無忌從車騎虚左迎侯生生直上載公子上坐此載字亦加載之意與老子屈子楊子載魄之載字同義

聖賢之言皆平易易知後世儒者有作禅語以見於

文辭者雖曰明理失乎易之意矣
陳平以金間楚卽戰國之術
有以釋老機巧之言解吾書者幾何而不陷于異端乎
文武成康之治一變而為春秋再變而為戰國極矣
朱子曰乾一而實故以質言而曰大地二而虛故以
量言而曰廣
出其外者
程子易傳質慤精深廣大微妙朱子本義亦有不能
程子之易主孔子但與本義不合
人之為學當於性情上用功尤切

知而不去為智雖知不能固守而去之焉得為智
四方上下往来古今實理實氣無絲毫之空隙無一
息之間斷
西銘只是欲人存天理
人物皆得天地之氣以成形所謂天地之塞吾其體
人皆得天地之理以成性所謂天地之帥吾其性
性人與物皆同所謂理一也然人得其氣之正而
理亦全物得其氣之偏而理亦偏聖人尤得其氣
之最清最秀者故性極其全與天地合德賢者稟
氣次乎聖人故其德出乎凡民皆分殊也

致知力行惟在于實一有不實則不能造其極矣

夫子四教忠信為文行之本

思量萬事萬理不過一實

為學不實無可據之地

人之所為一有不實即為妄矣

人而不實無一而可

人于實之一字當念念不忘隨事隨處省察於言動居處應事接物之間必使一念一事皆出于實斯有進徳之地

千言萬語只在實

因讀天地之塞吾其體之塞字蓋知上下四方氣之充塞無絲毫之空隙

天地之塞吾其體得天地之氣以成形也天地之帥吾其性得天地之理以成性也踐形則能全天賦我之體盡性則能全天賦我之理知化窮神者樂天而能踐形盡性也無愧無忝者畏天而求踐形盡性也

古語云天定能勝人人定亦能勝天如古者無道之世若秦若隋若武氏之流方其勢盛之時虺焰如烈火不可近此人定勝天也及其罪盈惡稔人怨

天怒勦絶覆亡之無遺育此天定勝人也善惡之報豈不明甚信古語之不誣

繼之者善化育之始流行而未已陽也成之者性人物稟受一定而不易陰也

繼之者善就造化流行上說成之者性就人物稟受上說

萬物至大者皆有外惟理之大無外萬物至小者皆有内惟理之小無内

天地萬物皆虛惟理最實

陰陽五行男女萬物太極都在裏許

朱子謂河圖之數不過一陰一陽一奇一偶以兩其五行而已蓋河圖一六水二七火三八木四九金五十土皆兩其五行也自其著者觀之則動靜不同時陰陽不同位而太極無不在焉所謂顯微無間也自其微者而觀之則冲漠無朕之中而動靜陰陽之理已具于其中矣所謂體用一源也

理氣象數初不相離如乾之健理也其象天象也其所以為象者氣也氣之有次第節限者數也

豫之上九曰冥豫成有渝無咎識六三頻復厲無咎皆廣遷善之門也

以五乘十二、六十也、以十二乘五、亦六十也、即參伍之義

易曰憂悔吝者存乎介、介即周子所謂幾善惡也

朱子曰大槩看易須謹守彖象之言、聖人自解得極精密平易、竊觀朱子解文王彖辭惟主孔子

能艮其背便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

孔子惡利口之覆邦家者、千萬世國家亂亡、皆由于此

大人虎變未占有孚、如成湯自其征伐之先、已有徯蘇之望、是未占有孚也

朱子之易惟主卜筮、與程子異、其論亦有不出程傳之外者

聖賢千言萬語只要人存天理去人欲

天之道知也、地之道仁也、聖人與天地相似者、知仁而已、知周乎萬物者知也、道濟乎天下者仁也、樂天知命故不憂、知也、安土敦仁故能愛、仁也、天地之道不外乎仁智、聖人之道亦不外乎仁智、此聖人與天地合德也

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繼成以氣言、從陰陽字來、善性以理言、從道字來

程復心大學章句圖首畫太極圖、中間著一氣字、是

以氣言太極周子無極而太極專以理言也程說
曰太極未有象惟一氣耳是即漢儒異端之說又
豈識所謂太極哉

河圖之一奇一偶造化之一動一靜人之一呼一吸
皆一陰陽也

東漢之規模不如西漢者正以光武好吏事不如高
祖浮人君之體也

光武以讖緯論學何以為出治之本

陰陽無時不相勝陰退則陽勝陰陽退則陰勝陽一
陰一陽相勝而不已也

剥盡為坤陽生為復夫盡為乾陰生為姤聖人於陽
曰復於陰曰姤扶陽抑陰之意也

東漢黨錮諸君子正不知群陰並長之時而欲力勝
之難矣

聖人之進退存亡與造化消息盈虛之理為一異乎
漢末諸賢矣

漢末諸賢先儒謂一變則至於道

後漢賢者刻意尚行若不可及槩以中庸之道則有
不合者矣

太極理也生物之本陰陽五行氣也生物之具男女

萬物皆自此出而理氣則渾融無間也

至大者道也聖人之門而道存焉游其門者難為言可知矣

地處天中而有盡天包地外而無窮

三代之後有漢世道之大降也三代聖人皆以道治天下漢高不喜詩書至溺儒冠豈非世道之大降與

漢高有功于天下固大矣其脩身無本治家無法以詐御臣下視禹湯文武為何如哉

上下四方理氣充塞無窮盡無方體

無一時一事而無理故當無一時一事而不習此學而時習之也今人特以執卷誦習為習此持習所知之一端耳又豈能盡時時習之功哉

時時皆道處處皆道事事皆道道不可離如此存養省察之功不可須臾或間也

陰陽變易自一身以至天地萬物無時不然知此則知易矣

人動作皆以天則無妄不以天則妄矣

曾點見夫人欲盡處天理流行鳶飛魚躍之意

蓍龜雖是卜筮之物聖人却未必用而神靈之理已具如武雖是殺人事聖人却存此神武而不殺

不假卜筮而知吉凶所以說神武而不殺
神武得其理而不假其物猶蓍龜得其神之理而不假卜筮也
顔子問仁專言之仁朱子以心之全德釋之則仁義禮智之德無不包矣
論語多專言之仁
體用一源是隱而費顯微無閒是費而隱
程子曰所傳者辭也由辭以得其意則在人焉爾
讀書之法皆當由辭以得意徒得其辭而不得其意章句文字之學也

只是循天理便有序而和故仁者禮樂之本也
實理皆在乎萬物萬事之閒聖賢之書不過模寫其理耳讀書而不知實理之所在徒滯于言辭之末夫何益之有
大德敦化理一也小德川流分殊也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者理一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者分殊也
讀西銘理明而心廣
統天地萬物言之一理也天地萬物各有一理分殊也就天言天一理也而天之風雲雷雨之屬各

有一理其分殊也就地言之地一理也而地之山川草木之類各有一理其分殊也就人一家言之一理也而人之父子夫婦長幼之類各有一理分殊也就人一身言之一理也而四肢百骸各有一理分殊也就一國天下言之莫不皆然就一草一木言之一理也而枝幹花葉之不同分殊也理一行乎分殊之中分殊不在理一之外一本萬殊萬殊一本也

一以貫之即大徳敦化小徳川流即一理而分殊也

天地間游塵紛擾無須臾止息無毫髮間斷是皆氣機使然觀日射屋之間可見因有詩曰日射屋山內烟華幾丈虹游塵從此見長滿太虚中

為學第一功夫立心為本心存則讀書窮理躬行踐履皆自此進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程子曰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反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皆此意也

天地有動靜之復無善惡之復人有善惡之復有動靜之復聖人無復者以善惡而言也聖人之心渾然至善未嘗間斷故不見其復若動靜之復則亦有之

趙宋立國規模不如漢者以封建之法不立無藩屏根柢之固故一遭變故蕩然不可維持也

趙普自謂以半部論語佐趙祖定天下蓋亦大言而已其實未見行論語一言也如伯夷叔齊求仁而得仁使趙普真知此理其肯定陳橋之策乎

趙普克伐怨欲必行其功雖大而徳或未也

尹和靖謂動静一理伊川曰試喩之適聞鐘聲曰譬如未撞時聲固在也伊川喜曰且更涵養竊謂鐘未撞時聲固在即心未感時理已存陰未動時陽已具皆動静一理也

讀書録卷之十終

讀書録卷之十一

薛文清公全集卷之十下

誠即五常之實理非五常之外別有誠也如實有是仁實有是義實有是禮實有是智是也

即理而物在其中即物而理無不在如未有此宮室已有此宮室之理及有此宮室而理即在宮室之中如未有天地已有天地萬物之理及有天地萬物而理即在天地萬物之中所謂體用一源顯微無間也

名臣言行録載伊川為講官時文士歸其門者甚衆而伊川亦以天下自任論議襃貶無所顧避竊謂

相

此八字或記言者之過伊川知易豈容信口議論褒貶而無顧避乎

朱子曰無極而太極所以明夫道之未始有物而實爲萬物之根柢也

人多於快意之事忘却道

人爲學至要當于妄念起處即遏絶之予毎常用力於此故書以自勵

忘與助學者之通患

宋徽宗結金人攻遼之事始于童貫挾馬植來小人之肇亂也如此

太極只在乎動靜而已

朱子稱周子曰先生之精因圖以示先生之蘊因圖以發其曰精者即無極而太極陰陽五行男女萬物也其曰蘊者即包涵無窮之理也

太極者合天地萬物之理而一名之耳

易有太極易即陰陽太極即道也

澤藏珠而川媚石蘊玉而山輝有本之謂也莊子曰聖人貴精此之謂與

河圖洛書萬數萬象萬理之源

天以至理示人者河圖洛書是也

太極圖用功之要只在君子脩之吉小人悖之凶脩之者脩此仁義中正也悖之者悖此仁義中正也故敬則欲寡而理明寡之又寡以至於無則靜虛者正也義也太極之體以立動直者中也仁也太極之用以行而聖可學矣

劉靖脩叙學有博文之功無約禮之實或非其所作

或其少作也

河圖具五行之數春夏秋冬元亨利貞仁義禮智無不在焉

河圖一六水二七火三八木四九金奇數二十偶数二十中虛五以象太極是即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也

兩儀四象八卦以至六十四卦象數之理即太極也

象數理氣渾然無間理雖不雜亦不離也

伊川為講官以三代之上望其君與否則在彼而已其肯自貶其道以徇之哉

伊川晦菴為講官時姑取以備故事資口耳而已二子即以真知力行望其君宜其不合也

咸九五咸其脢無悔脢背肉感所不見之地則無悔

武王不忘遠當之

太極解末至此而脩之不知此而悖之此皆指中正仁義而言

孟子論仁義禮智即太極也

中正仁義性也性即太極也夫豈性之外復有太極太極之外又有所謂性哉

太極之理中庸備之

六經四書之理不出太極

先儒曰慾心一萌便思禮義以勝之即窒慾之要也

古人有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故四勿視為先

人只是有己故不能與天地同其大要惟在克己

河圖一六二七三八四九之數各相合洛書一六二七二八四九之數各相近

鼓明太易象數之原始於邵子繼之者朱子也

作易本原不過夫子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數語但諸儒不之察獨邵子朱子能鼓明之

河圖虛其中者太極也奇數二十偶數二十者兩儀也一六二七三八四九者四象也四實四空者八卦也夫子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之言蓋本于此

朱子論易象数皆本于大傳
啓蒙見作易之原與卜筮之本義

聖人方静之時正也義也寂也太極之體以立方動之時中也仁也感也太極之用以行此聖人之一動一静無非妙道精義之發有不待言而著者

學易只在語黙動静之間須時時學之

聖人方静之時百體収斂一心湛然而萬理咸具及其動也随感而應動容周旋中禮耳目有聰明之理手足有恭重之理以至人倫之間各有仁義禮智信之理夫豈待言而後著哉

天雖不言而元亨利貞循環無端運而為春夏秋冬之序發而為温熱涼寒之氣萬物生長遂成各正性命夫豈待言而後顕哉

聖人發無言之教以示學者當求聖人之道于一身動静應事接物之間不可専求聖人之道于言語文字之際也

學須切問近思方可見道不遠人

易不外動静

人之一動一静而太極無不在焉太極者本然之妙也動静者所乗之機也陰陽動静亦如此

朱子論喜怒未發之中曰蓋當至靜之時但有能知覺者而未有所知覺也故以為靜中有物則可而便以為纔思即是已發為此則未可以為坤卦純陰而不能無陽則可而便以復之一陽已動為此則未可也

朱子曰程子言纔思即是已發能發明子思言外之意蓋言不待喜怒之發但有所思即是已發此意已極精微說到未發界至十分盡頭不可以有加矣

庖丁解牛之處常變之道備焉

夬之上六不言陰有復生之理獨于剥之上九言陽有復生之理聖人扶陽抑陰之意也

庖丁解牛順其自然之理而行之如技経肯綮之未嘗逆理則太軶矣

庖丁解牛只是順理

謝氏曰明道先生善言詩未嘗章解句釋但優游翫味吟哦上下便使人有得處又曰明道先生談詩並不曾下一字訓詁只轉却一兩字點掇念過便教人省悟竊觀朱子詩傳只轉一兩字點掇念過蓋得明道談詩之意也

孔子教人不語以未至者

朱子文集有未為定說者如盡心知性一段與孟子盡心知性集註不同當以集註為定說

道體至中庸發明顯著矣

復之卦辭言造化之復文辭言人心之復

知時識勢學易之大方也

朱子與皇甫文仲帖曰本義義理不能出程傳但節得差簡畧耳

朱子曰感是事来感我通是自家受他感處之義

外聖賢之學便是異端機權世俗之學

許魯齋曰吾道大公至正以天下公道大義行之然其法度森然明以示人竊謂異端正與吾道相反

朱子曰孔子只說義之和為利不去利上求利只義之和處便是利又曰義者得宜之謂處物得其宜不逆萬物即所謂利

程子曰敬義夾持直上達天德自此為學之要也

張旭見擔夫與公主爭道又公孫大娘舞劍而草書進乃心常思念至此而感發程子曰須是思方有感悟處若不思怎生得如此然可惜張旭留心于書若移此心思道何所不至此即無忘之意

師初六爻辭曰師出以律不臧凶象曰師出以律失律凶也失律即不臧也

君子行有不得皆反諸己而無責人之心

鳶飛魚躍是道理無一毫之空缺處逝者如斯不舍晝夜是道理無一息間斷處

張子曰無天下國家皆非之理學至于不責人其德進矣

春夏之陽木火之氣也秋冬之陰金水之氣也此五行陰陽無餘欠也

陰陽不在五行外太極不在陰陽外

公孫文言東吾忌克忌猜疑克好勝二者人之大病也不可不去

知至至之上至字是至處下至字是到那至處知終是終處終之是終而不去

夫剛立之稱見比卦傳

自古作史者苟非大公至正之人愛憎取舍之間失其實者多矣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莊周曰儒者偽辭刪請脩詩曰記録紛紛已失真語言輕重在詞臣若將字字求心術恐有無邊受屈人數子之言曲盡作史之弊

蟲生木中枝葉從之類作詩曰顛沛之揭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撥故王者以治內為本內不治而末雖安不足恃也漢亡成哀平之世可見矣

列子曰運轉不已天地密移疇覺之哉是天地之化無一息之間知人之自少而老物之自盛而衰無須臾之不變但人自不察耳

無卜筮而知吉凶最宜詳就人所為順理即所謂惠迪吉又何必卜筮而知吉乎人所為悖理即所謂從逆凶又何必卜筮而後知凶乎

無行所悔最為難事

雷擊而為雷斧星隕而為石是皆氣結而成者以是知土石之類皆天地之初氣凝結而成但剛為陽柔為陰耳

五行固有陰陽就水木火金土上又各有陰陽如水陰也其質屬陰其氣屬陽之類

讀書録卷之十一終

日本政府圖書
昌平坂學問所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